

失亲、失能、失忆，谁做他的监护人

因为我还有爷爷
母亲被害，父亲服刑，我不怕

15岁的宁宁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孩子。3年前，父亲在争执中错手杀了母亲，父亲被判处无期徒刑。爷爷收拾起悲伤，承担起照顾宁宁的责任。然而，正值青春期的孩子还是越来越沉默。爷爷不能帮宁宁开银行卡，爷爷去开家长会总会被格外关注，宁宁总是需要一遍遍地对人解释为什么自己的事都是爷爷来处理……爷爷意识到，宁宁在成年之前需要一位“监护人”，不仅仅给予她生活上的照顾，更给予她法律上的监管与保护。年逾70的爷爷来到法院，申请撤销宁宁父亲的监护权，由自己担任宁宁的监护人。

承办法官立即与宁宁父亲的收监单位联系。考虑到宁宁已具有判断和选择能力，法官又征求宁宁的意见。对此，宁宁表现出极大的期盼。20天后，爷爷收到了虹口法院的判决书，宁宁的监护人由其父亲变更为爷爷。

法院审理中，有一类特别程序案件，无关于利益纷争，无关于诉辩对抗，而是为了给丧失行为能力的人找寻一个能够从法律上保护自己的人，代为行使权利，维护利益，这类案件就是指定监护人案件。

案例二 夫妻一场，两厢别离，我过得不好但我有兄弟

陈晨和薛军是一对恩爱夫妻，还有一个可爱的宝宝。不想，薛军突发脑出血，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医生说，薛军需要一个长期的复健过程，康复效果无法预测，年轻的陈晨完全慌了神。这时，陈晨的婆婆站了出来：我来照顾我儿子！

一晃18年，婆婆早已去世，照顾薛军的人已经变成了他的弟弟薛文，这期间生活疲惫不堪的陈晨也极少上门探望薛军。儿子出国前，

陈晨带着儿子来看薛军，却见屋内空气混浊，被褥污浊黏腻，薛军眼神空洞地呆坐在床边。陈晨认为，薛文并没有照顾好薛军，于是她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担任薛军的监护人，并委托专业的机构来照顾薛军。此时，薛文也向虹口区法院申请，要求担任薛军的监护人。他认为自己虽然在客观上无法给哥哥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可以全天守在哥哥身边。而嫂子

已多年未与哥哥共同生活，贸然将哥哥送入疗养院反而不利于其病情。

法庭上，陈晨担心薛文担任薛军的监护人后可能擅自处分薛军的财产，侵害自己儿子将来的利益。薛文当庭承诺，绝不会擅自处分薛军名下的房产。得到了薛文的承诺，陈晨权衡之下撤回了申请。法官宣判，指定薛文为薛军的监护人。

案例三 养育之恩，无以为报，你别担心我会一直陪你

刘夏生母过世时，刘夏只有3岁。两年后父亲再婚，张雅成为了刘夏的继母。张雅对刘夏视如己出，甚至都没有要一个自己的孩子。随着年龄增长，张雅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刘夏带着她前往医院就诊，张雅被诊断为老年痴呆。

刘夏为张雅选择了一家离家不远的护理院，并为她请了专门的护工照料。然而，护理院陡增的费用也让刘夏倍感压力，且刘夏无法动用继母退休金账户里的钱，也无法出租继母已

经空关良久的房子。为了给继母提供更好的照顾，刘夏向法院申请担任继母的监护人。

由于监护人的指定需要征求被申请人近亲属的意见，而张雅系再婚，法院无法查明其第一段婚姻关系中生育子女的情况，刘夏也无法依其所持的独生子女证排除张雅的生育情况，她唯一能提供的就是张雅工作期间填写《个人履历表》中的家庭成员关系。

根据刘夏提供的护理院的收费单据、医疗

费发票等，法院认定，刘夏已经实际担负起了对张雅的监护职责，具备担任张雅监护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故当庭指定刘夏为张雅的监护人。判决不久，刘夏将继母的养老金用于护理院的开支，张雅空置的房屋也已出租，租金存入张雅的账户，刘夏则在家中单独准备了房间，在节假日接继母来小住。（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通讯员 张莹 本报记者 袁玮

你讲我听

一对来自外地农村的母子千里迢迢来找我调解。儿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20年前，他们举家迁到镇上开了家服装店，不仅没赚钱，还负债累累。这几年，母子俩为经营模式争得不可开交。找到我是想让我来评理、支支招。

一进门，母亲章女士就声泪俱下，诉说起自己的艰辛和儿子的不是。章女士生有一男一女，儿子今年31岁。母亲的宠爱，让儿子从小就自由散漫。勉强读到初二时，儿子不是在学校闹事，就是在外面闯祸，眼看读不下去了，章女士便让儿子辍学，举家迁到镇上，借了两间小屋经营起了服装。前屋作店铺，后屋一家人住，平时章女士让儿子帮忙看店。章女士要经营服装店，无暇管教儿子，直到儿子因犯罪被判一年徒刑，才如梦方醒。儿子出狱后，章女士帮他找了一个姑娘，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但儿子整天在外游手好闲，有时还夜不归宿。媳妇一气之下，撒下女儿离家出走，再也没回来。

章女士便把儿子赶出家门。儿子离家后，慢慢懂点事，也开始做点小生意。按理说，章女士看到儿子的改变应该欣慰，但她不放心，隔三差五跑到儿子单位，一会儿要儿子把工资交出来，一会儿找公司老板说儿子的过去。面对母亲的无理干涉，儿子干脆辞职回了家。

儿子凭着在外学到的经营方法，对自

家服装店进行改良，认为如果再按母亲的经营模式，服装店很难赚钱。于是儿子提出让自己负责进货，章女士执意不肯，怕钱交给儿子会被乱花。与此同时，服装店的生意每况愈下，细细算来已负债几十万元。沉重的债务压得章女士透不过气，儿子想有所作为，母亲又不放心，为此事，母子俩开始了无尽的争执。

听完母子俩的叙述，我十分感慨。

我分析了章女士教子失败的原因，章女士把全家的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从宠爱、庇护到无休止的唠叨、无节制的埋怨，看不到儿子的转变，不相信儿子的观念，总是用过去的眼光审视儿子。社会在变，她还是固步自封。章女士已年过六旬，可以放权让儿子管理服装店了。同时，我对章女士儿子的虚荣心提出了批评，他不懂节俭，还打肿脸充胖子，这是自卑心理的表现。我还批评他没有担当，成了家，都不懂珍惜，对家庭没有任何责任，他对此也有悔意。

我帮他们想了一个方案，服装店大胆让儿子经营，章女士如果不放心，可以管理财务，同时带好孙女、打理好家务，让儿子一心一意做生意。先试用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中儿子因无度消费造成亏损，章女士可收回服装店经营权。儿子平时囊中羞涩，但又喜欢结交酒肉朋友，钱挥霍完了就向母亲要，就是因为花母亲的钱不知心疼。如果今后服装店由自己经营，我想他会珍惜，应该相信他。母子俩接受了我的调解意见。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母子矛盾何解？

这是现实版“隐秘的角落”坏小孩？

假打架只为骗父母赔偿款

为帮未成年人还债，竟安排人假打架，骗取未成年人父母的赔偿款。日前，张某甲、张某乙因诈骗罪被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19年底，两名未成年人刘林、胡斌（化名，均另案处理）因分别欠别人三四千元无力偿还，被要债的追上门。实在没钱还债，刘林就找朋友张某甲帮忙想办法。

刘林、胡斌二人按约定找到张某甲住处，同时见到其朋友张某乙及其他朋友。互相打过招呼后，张某甲把刘林拉到一旁，称自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安排李某（另案处理）过来，让刘林、胡斌将其打伤，之后让两人的家长赔钱。待拿到钱之后，张某甲再分给刘、胡二人。刘林听了之后立马答应了。得知这个骗钱计划后，

胡斌也同意了。

一切按照计划行事。打完之后，刘、胡二人就去找张某甲等人会合，李某则报警就医。张某甲跟李某确认伤情后，就安排人送刘、胡二人去自首。

次日，刘林、胡斌两人各自带着家长与李某在派出所协商解决此事。当时，李某要求赔偿10万元，被家长拒绝了。在民警的安排下，

数千元画缸被盗 仅百元便宜贱卖

本报讯（记者 袁玮）男子见一户居民家的院门没关，溜进后偷得一价格不菲的画缸，却被其当成废品贱卖，然而到手的钱还没“焐热”，民警已经找上了门。日前，徐汇警方快速破获一起盗窃案，从案发到破案不到24小时。

6月8日21时许，居民王老伯来到派出所报案。当天15时30分许，他从房门出来走进自家院子时，发现放在院子里的一口画缸不翼而飞。王老伯是一名书画爱好者，这口缸是他花3000元购得，平时用于存放书画。

民警调查后发现曾有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偷溜进王老伯家的院子，不到10分钟便带着一口缸出来，骑上电瓶车离开了。经过连夜追查，民警于次日上午10时在静安区一旅馆内将嫌疑人刘某抓获。到案后，刘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交代6月8日下午3时许，他在经过一户居民家门口时，看到



孙绍波 画

院子的门虚掩没有关好，本想进去向户主推销产品，发现院子里没有人且房门紧锁，于是环顾四周看到角落里放着一口外观精致的画缸，顿时起了贪念顺手牵羊。由于他对书画用器并不了解，在得手后将画缸以1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废品回收站。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双方又进行了多次协商，最终以刘、胡两家各赔偿1万余元达成和解。从派出所出来后，刘林与张某甲、张某乙、李某等人会合，把拿到的赔偿金按比例瓜分。

当晚，追债的人得知刘林已经拿到钱却不还给自己，就再次找上门来。当时只有刘林的父亲在家，在聊天过程中，刘父得知儿子假打架骗钱的事情，急着跟儿子核对，但一直找不到人就只好报警，由此案发。

经审查，张某甲、张某乙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人民币2万余元，其行为涉嫌诈骗罪。日前，闵行区检察院将该案提起公诉，并获法院判决。通讯员 应梦轩 本报记者 鲁哲